

備旨

上論語卷之壹

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上論卷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商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祁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元增訂

孔子

學而章旨

論語

論是議論語是答述此書是記孔子平日與門弟子講學論治相問答之言語故名曰論語分上下兩篇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

仲尼魯國人是說

學而時習之

學謂所知所行皆效先聖賢之所為也而承上起下之辭時習是時時溫習

乃求婚於顏 孟皮病足來而樂公此學也末節不

無間斷其功之指所

不亦說乎

也乎是贊歎辭也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

以幼女徵在 宜略頓方覺下面數字有

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

生孔子因名 自證自驗意

學而節旨

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在我故說

夫子示人心

有麒麟吐玉 上句是為學不已其功下

曰人性皆善欲明善以復其初端有賴於學矣然每苦其難而不說者以學之不熟

書於闕里其 言自得於心也學兼知行

故也若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

之理所能之事則心與理相融而所知者益

益

文曰水精之 註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

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涵

○有朋自遠方來

樂

素王顏氏異 之善以行言也重時習上

歡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既得而人人心所同苟學

之以繡紱繁 悅字形容時習之驗須得

樂 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不亦樂乎

麟角信宿而只可自喻不能告人意不
去誕生之夕亦字有不期然而然意

有二龍繞室

有朋節旨

五老降庭五

上句言學致同類之從下

老五星之精

是慶吾道得廣其傳也重

也顏氏之房

遠方上但講朋來不可涉

聞鈞天之樂

聲氣一路悅屬自心樂兼

空中有聲云

人已有廣狹而無淺深

天感生聖子

人不節旨

故降以和樂

上句言學至於不尤人下

之音孔子生

是信其為成德之士也重

有異質

不愠上要說得細註可玩

有子

愠與憂有別憂者為天下

有若魯人為

是公底愠者為一已是私

人強識好古

底君子地位儘高

道○孔子既

有子章旨

沒弟子思慕

此章有子欲人務孝弟以

之以有若狀

行仁上節言人能孝弟自

似孔子相與

無不仁之事已伏下節案

其立為師如

而下節極言孝弟之量以

孔子時也他

申明上節意總見孝弟之

日弟子進問

重不可不先務也

曰昔夫子出

有子節旨

行使弟子持

首句一頓不好犯上作亂

事顧乃好作亂而為大不

○君子務本 君子是有仁民 本立而道生 立是植立不搖 道是天下事理

吾之悅雖深亦未能達於外也今有同類之朋自遠方來則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
眾將見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不亦
歡欣宣暢比於

悅更為發舒乎

○人不知

人泛指眾人上而君相下而士民皆在內不知是不知其學也

而不愠 不愠只不 改其悅樂 不亦君

子乎

君子兼識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高養粹說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

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足以及人固為可樂苟人或不見知而心稍有不平則猶有近名之累尚未足為君

子也若今人不我知處之泰然略無愠怒之意則吾致吾知而境之逆者不足以搖

特立而為成德之君子乎夫學由說而樂以至於君子學之能事畢矣

○補 顧麟士云

就其中忘遇者言意則三疊語實三平三不亦字三平字可玩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

為人是為子

為弟之人

而好犯上者鮮矣

犯上如疾行先長之類是 小不順的事上如分尊於

我年長於我者皆是不

不好犯上

是過

而好作亂者

作亂是大 未之有也 決無有

單指父兄者作人字看

脈語

而好作亂者

不順之事 之意註有

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

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有子欲人務孝弟意曰天下惟孝弟為至重誠使其為人也能孝以善事父母弟以

善事兄長則其心和順而好干犯在上之人者鮮矣既不好犯上而不為小不順之

事顧乃好作亂而為大不

○君子務本 君子是有仁民 本立而道生 立是植立不搖 道是天下事理

兩具已而果一直說下見得人能孝弟生是孝弟也者孝弟即指上節孝弟其為仁之本與為字解作行字本與雨弟子問曰則其心和順豈有不仁之發生上節孝弟其為仁之本與為字解作行字本與夫子何以知事就現成說此為人與下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之子曰詩不為仁為字虛實不同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

云乎月難於君子節旨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

畢俾滂沱矣此節極言孝弟之重首二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

昨暮月不宿句泛言君子務本有益下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

畢乎他日月是推其本之所在也務有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

宿畢竟不雨聚精會神意立有栽培牢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

商瞿年長無固意生有活潑洋溢意本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其母為娶立無工夫全在務字既立而其道自生凡事皆然而況於孝弟乎若吾所謂孝弟也者本一念之和順推

室孔子使之上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之仁民愛物皆是心也其即行仁之本與學焉務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矣豈但犯

齊瞿母請之本而孝弟實行仁之第一亂不作而已哉

孔子曰無憂事故亦可名曰本而已哉

瞿年四一後補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子曰巧言令色巧是有意要好意言指接人言辭鮮矣仁鮮作亡字看

富有五丈夫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

子已而果然之生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敢問夫子何生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以知此有若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戒人不可徇外意曰有德者必有言根心者必生色言與色未始非仁也若巧好其

默然無以應乃推行仁道之大自此始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以悅人之觀則是務外而不務內少矣其心德之仁矣學

遂避師席○耳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者可不先知

檀弓子游曰主於孝弟之一理也仁就所戒哉

甚哉有子之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吾是我日是每日三省是以為人謀是代人而不忠乎忠

言似夫子也巧言全旨三事省察吾身此句且虛

此章戒人徇外也上句是盡心有視若與朋友交朋友是同類之而不信乎信是誠實不欺凡事傳謂受師不致飾於外下句是喪其中已事之意

之所有講巧令須與仁字對勘與後足恭章不同鮮習乎習兼知行工夫三平字註會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

矣者夫子渾厚之辭要說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會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會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三省全旨此章會子毋自欺之學也以吾身句作冒下三句正講會子自言省身之要曰吾於每日之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三省維何如謀貴於

詳其事當以省字貫省兼得無此心未孚而有不信者乎傳貴於習吾之受傳於師也得無此心怠惰而有不

註改之加勉二意非是截習者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是三者皆吾身所日兢兢以為省也蓋會子之學隨事

然不省別事只是見得此省察而力行之故補三者皆切於身故特舉言即註所云為學之本也看來不忠不

三事實有纖毫未盡處省其用功之密如此補信不習是當下便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省也

馬融曰司馬較急耳為人謀主一事說○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敬是此心專一不敢輕慢事是國

步百為畝畝心上說信見於物就事上支用愛是保愛人兼臣民說使民以時使是役使註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百為夫三說戒自欺是會子一生得力學問謀不忠交不信傳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乎此五

井井十為通不習均切吾身故欺人欺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

通十為成友欺師總為自欺但三不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

出革車一乘字須說得細微方合會子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

千乘之賦其身分乎字正省字精神乃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

地千成○包自己搜尋有疚處

咸曰古者井

田方里為井

千井為乘百

里之國適千

乘也○朱子

曰車乘之說

疑馬氏為可

據馬說八百

家出車一乘

包說八十家

出車一乘一

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

人牛馬兵甲

芻糧悉具恐

非八十家所

能給也

故又另言之

至冬乃役則在農畢是

補以時大綱此云農隙兼

春夏秋乃時中節目

弟子全旨

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講天子論

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講治國之

要曰人君治千乘之大國其要有五國之事至難理也必主一無適以敬其事而猶

慮生攜貳之端則誠其號令而信於民焉國之用至難給也必量入為出以節其用

而猶慮開寡恩之漸則周恤保養而愛乎人焉至於國有興作役使於民則以農隙

之時而不敗妨其耕耘收穫之務焉治國而能行此五者則大本立而禮樂刑政可

次第

舉矣

○子曰弟子

是為人弟

入則孝

入是在家庭內孝

就奉養定省說

出則弟

出是在宗族間弟

就遜順退讓說

謹而信

謹是所行謹慎凡出入起居動

作威儀皆是信是所言誠實

汎愛眾

汎愛是無憎嫌意眾

而親仁

仁是衆人中有

立身制行高出

於眾

行有餘力

行是行上數事餘力是

隨所行凡有閒暇處

則以學文

則即也學文非專考上

謹者行

數者而數者亦在其中

謹者行

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

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已

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

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

講夫子示幼學之準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

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講為弟子者入於內則溫清定省以盡其孝

出於外則徐行後長以盡其弟由是行必致其謹而有常言必主於信而有實又必

汎愛眾人以廣其量親近仁者以求其益行此數者而一有餘暇之力則以學夫詩

書六藝之文焉不惟驗所行之

補

胡雲峯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

實事亦足以發本來之聰明矣

補

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子夏

二字作一冒責成弟子正

此章端蒙養意文行不平

蓋重行而濟以文也弟子

二字作一冒責成弟子正

實事亦足以發本來之聰明矣

補

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子夏

二字作一冒責成弟子正

此章端蒙養意文行不平

蓋重行而濟以文也弟子

二字作一冒責成弟子正

實事亦足以發本來之聰明矣

補

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畢然後學文也

子夏

下商字子夏見父兄之教不可以不先

敬人迎送必句句須切弟子說入孝出

言弟子所以立本謹行信

仁弟子所以接物餘力字

活看是隨時有空閒處則

以二字甚緊恐一息偷閒

便一息放心也倪氏曰文

行二首以本末重輕言則

行爲重此章先行後文是

也以知行先後言則文爲

先四教章先文後行是也

返衛見讀史

○子夏曰賢賢易色上賢字作好字看下賢字指有德賢人易移也色女色事父母能竭其力竭是盡而無餘力是分所當爲

勢所能事君能致其身致身不必限定捨身只是鞠躬盡瘁不論常變不顧利害皆是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是言如其心

雖曰末學雖曰是設言末學以生質之美言吾必謂之學矣學以明子夏孔子弟子姓名商賢

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

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重躬行之實學曰學莫貴於盡倫有人於此賢人之賢而卻似移易其好色之心其好善何誠也事父母則竭盡其力之所能爲其事親何誠也事君則知有君不知有身能委致其身而不顧其事君何誠也與朋友交則言如是心亦如是而無不實之言其交友何誠也若而人者雖曰未嘗從事於學而其大倫之克盡吾必謂之已學矣何必拘拘於文

藝而後爲學哉

○子曰君子指自修者言不重則不威不重是氣質輕浮意兼語言動學則不固學兼知行不固

爲聖孔子卒在此誠上雖曰二句不過

抑揚其辭以見其深於學

授魏文侯師註中生質句不重子夏是

政焉○子夏大抵聖門論學原在人倫

曰詩之於事日用飲工夫人若實能盡以君子貴

也昭乎若日倫卽此是學更有何學饒厚重也

月燦乎如星雙峯曰必好善有誠方能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

辰上有堯舜行下三事可見賢賢是爲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之道下有三學第一要著而思動而爲無一念之

王之義雖居不重章旨虛偽則學之本立矣

蓬戶之中彈此章言君子自修之道首無友不如己者

琴以詠先王節爲學之基次節爲學之而有損

之風亦可以本三節恐人累我之學四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發憤忘食矣節恐我自累其學前二節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實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

各單講後二節作對可也輔之然或客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

不重節旨焉改過所以自新故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苟安而學之

此言自修之道要厚重首講累去矣此合內外人已以爲功君子自修之道如是也

句言不厚重下兩句言其舉爲學之弊欲人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者是舉爲學之要欲人知所用其功

弊見厚重之不可已也重在正衣冠尊瞻視上

主忠節旨

此言自修之道在於存誠

忠信兼所存所發看忠爲

實心信爲實事

無友節旨

此言自修之道當慎取友

友者交也是活字不如已

卽上厚重忠信不若己也

於厚矣爲人上者可不端本哉

補

是上所當盡非爲化民而爲之也然能如此則

化之則其德

亦歸於厚也

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矣

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

復還本有意厚是不偷薄

四書補註簡言

上論卷一

子禽 過則節旨 此言自修之道當速改過

充齊人子車 過亦就在偶不厚重不忠 弟陳子車死 信不擇友之失上看

於衛其妻與 慎終全旨 此章為當時為民上者忽

其家大夫謀 此章為當時為民上者忽 以殉葬定而 略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

後陳子亢至 而發要歸重在上者說慎 以告曰夫子 終單指父母追遠自父母

疾莫養於下 至遠祖皆然此正自處於 請以殉葬子 厚處歸厚亦只是慎終追

充曰以殉葬 遠而各念所生也歸字妙 非禮也雖然 可見厚是固有的

則彼疾當養 子禽章旨 此章見夫子盛德感人之

者孰若妻與 此章見夫子盛德感人之 宰得已則吾 妙重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欲已不得已 句上節子禽之問是疑以 則吾欲以二 求聞政下節子貢之答是

子者之為之 言以得聞政子禽意原重 也於是弗果 在求子貢提出一得字全

用 在自然與有心上分別求 子貢 與皆是有心得則自然

己德厚矣故民亦化而厚須知是說民德不是說民 風風有涵漓德無同異孝親之心正是所同得處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謂凡所 必聞其政 聞是商度是非議論得失 至之邦 謂政指邦之綱紀法度

因革損 求之與 求是夫子有 抑與之與 與是邦君有心問夫子二 與字是疑而未決之辭 子禽姓陳名亢

益者 求之與 心去問邦君 抑與之與 與字是疑而未決之辭 子貢姓端木名

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 子與之而得聞與是子禽以常人之情窺夫子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 溫即不慘暴不刻薄意良即平坦無險險意恭訓莊敬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 外也儉即容貌收斂而不放肆非儉約之謂讓即不矜己而推善以與人意得

之是得聞其政有人君 夫子之求之也 就搭上文此是夫子之 感悅來就而取正意 求之以溫良恭儉讓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

與言異乎他人之求必屈己訪 溫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 問而後得也要見未嘗求意 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

也人他人之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 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

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 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

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 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型而樂告之者

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子貢曉之曰夫子之聞政非求亦非與也蓋其盛德積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中光輝發外但見其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

高國鮑晏故不忍忘天下之心子禽原
移其兵欲以重求邊觀抑字可見

伐魯孔子聞子貢節旨溫良恭儉讓俱是以德容

之謂門弟子溫良恭儉讓俱是以德容人後已謂之讓五者夫子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全在無心感動見盛德之應

曰夫魯墳墓之接於人者言惟其盛德所處父母之積於中故有此德容發著

國國危如此於外然亦皆就子貢看出

二三子何為在夫子初不自知也五德

莫出子路請雖一時俱形還宜逐字發

出孔子止之揮得字方有根據畢竟邦

子張請行孔君與之而後夫子得之然

子弗許子貢不謂之與者與則發自邦

請行孔子許君得則感自夫子也未二

之故子貢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

出存魯亂齊明夫子之未嘗求耳須依

破吳疆晉而語氣含蓄講下而不求之

霸越○子貢意躍然於言外方可

常相魯衛家父在全旨

累千金卒終此章論觀人子之法為父

於齊○齊景子志趨事為不同者言之

公問子貢曰上二句觀志行大概以知

孔子之聖何其人之善惡下二句就觀

如子貢曰賜行中細看其用心之厚薄

終身戴天不語氣相因遞下重在不忍

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耳

夫曰得之即擬之為與不可也而何況於求是夫子誠不可以求言也然亦何必不

以求言就子所云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

人之所為求之與而奈何以求與淺視之也噫若子貢者洵可謂善觀聖人矣補疏

云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講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

人後已謂之讓五者夫子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全在無心感動見盛德之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在權不由己志即行父沒觀其行父沒便見事權由己行即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句緊連觀其行說無改是心不忍改道可謂孝矣孝從人子

然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論夫子

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人子之法曰欲觀人子之孝不於其迹而於其心當父在之時已不得以自專故但

觀其志向之邪正及父沒之後始得以自專故觀其行事之得失然亦未見其孝也

又必父沒三年之後無遽改於父所行之道焉雖

得以自專之時猶有不忍死親之心斯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對體和為貴和對嚴字看先王之道先王乃制禮者道即禮

為美斯即此也承和字來美正與貴字相應惟

其有得於和斯其所以可貴而為美耳

小大由之小是小事即威儀三千大

從指天下後世言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

指先王所制之禮言之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是小事即威儀三百由是

知天之高也忘親上輯語云開口便說

終身履地不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

知地之厚也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

賜之事孔子纔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譬如渴操壺禮之章旨

杓就江海而此章有子辨和以維禮也

飲之滿腹而上節言禮中之和以示人

去又安知江見禮非煩苦之具下節言

海之深乎景禮外之和以警人見不行

公曰子得毋非禮之過蓋因當時有徒

太譽乎子貢和之弊故特原禮以救之

曰賜何敢譽禮之節旨

尚慮不及耳為貴言禮行於和下卽制

賜譽仲尼譬禮之本於和說上二句已

如兩手捧土包下三句意下不過發明

而附泰山其上二句耳道卽禮也斯指

無益亦明矣和說美卽貴也小大由卽

使不譽仲尼禮之用也朱子謂心安便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

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乎人情乃為得禮之本意而可貴是禮也

斯其所以為美而可法可傳故天下後世小事而曲禮三千大事而禮儀三百莫不

由於先王

○有所不行有是容或有之意不行是不

能推之天下後世無弊意

知和而和是徒知其和之名而

下名分皆

不以禮節之禮卽本體之嚴者節是

品節裁制之指和言

亦不可行也見恣情徇

欲不可行

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

講

然

而

非

勉

強

故

其

為

用

必

和

而

不

迫

安

於

天

理順

有子維禮意曰禮在天下本是嚴肅然皆出於自

然而非勉強故其為用必和而不迫安於天理順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也先王制禮惟其有得於和

是

徒

知

其

和

之

名

而

不

知

和

而

和

而

和

而

和

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和

人藩衛侯之無禮之和亦不可行知和
舍子貢請束知字不必深咎知和一
錦以行見太於和方是弊時解歸咎於
宰嚭曰子若知字非許東陽曰此說用
孰衛君是墮禮前節是推原後節是防
黨而崇讐也弊

信近全旨

或者難以霸
乎乃舍衛侯

此章示人遠悔之要三上

句是能謹於始三下句是
無悔於終要知慎始即所

以慮終故言可復遠恥辱
亦可宗不於復之遠之宗

之之日而後信之也即當
其約信致恭因親之時而

已可信矣但三者要淺看
信是約誓非誠信也恭是

儀容謙恭因則偶爾因依
朱子謂近只是合曰近日

不失必平日有精義明禮
知人工夫方能如此

君子全旨

此章舉君子好學之心以

勉人文勢有三折意實一
氣相承不求安飽者正一

也宗是終身可宗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
全在因時見之註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

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
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矣謹有子示人以謹始之道曰言行交際人之大節存焉世之悔於其終者亦以始

可踐而復也當致恭之始即慮其終之恥辱何如而求近於中節之禮則遠於內愧
之恥外羞之辱也當因依之始即慮其終之可宗與否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
以宗而主之也夫言行交際能謹於始而無悔於終如此君子尚其謹始哉

子曰君子是謀道

食無求飽

二無字作不暇字
看飽是厭足意

居無求安

居是宅身安是
安樂自便意

敏於事

敏是奮迅意事兼
而慎於言

慎是謹慎度其
可言則言意

就有道而正焉

就親近意有道是事言
之準正兼講明觀法二

意可謂好學也已

謂是稱說好有汲汲求進意
須合上三者方見得真好

註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

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

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
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謂夫子示人以純心之學曰

學然學非難而好為難也惟君子食未嘗不飽而志無暇於求飽居未嘗不安而志
無暇於求安一惟敏於所行之事以勉其所不足慎於所出之言不敢盡其所有餘

然猶不敢自是也必親就有道德之人以正其事言之是非焉斯
誠有見於道之無窮無時無處而不在於學也可謂好學也已
補者務欲得乎道

其心於敏事慎言而敏事
慎言此心猶不自是又必
就正有道總是好學無窮
之心但好學二字在無求

敏慎就正數字內見得有
孜孜不自己意若缺一即
不全矣有道者此人之身
與道爲一也就正隨事隨
言皆就正非待事言畢纔
就正可謂句是難解不是
贊辭

貧而章旨
此章見道無終窮學無止
境也首節是論貧富者守
不如化下二節因其能悟
而辭之言詩俱在學問上
說通章以未若二字作主
以知來知字作骨

貧而節旨
無諂無驕全是以理制欲
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
說雖曰僅可亦不得遽下
不足之辭下面未若轉身
方有力處貧多不堪其憂

○子貢曰貧而無諂
貧是無財諂是心困於無而屈於
人無諂則處貧而不爲貧所移矣
富而無驕 富是豐財驕是心
恃其有而於人

而好禮者也
好禮是凡事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弱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
皆有節文意 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
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
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殖蓋先貧後富而營用力於自守者
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 子貢先貧後富富用力於自守者乃問於夫子
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曰貧易諂富易驕人情也今有人焉處貧不爲

貧困而無所卑屈處富不爲富動而無所驕矜所造若此果何如也夫子曰貧無諂
富無驕是不溺於貧富之中而知所自守視世之驕諂者異矣其亦可也然無諂猶
知有貧不若貧而樂心廣體胖併其貧而忘之無驕猶知有富不若富而好禮處
善循理併其富而忘之夫子答子貢之言如此蓋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此四句指爲學言 其斯之謂與 斯指凡學問而言
舍之理不專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

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
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 子貢聞言而悟曰我以無諂無驕爲至矣

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言是天
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之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其斯義理無窮之謂與

○

故以樂屬貧處富鮮克由禮故以好禮屬富要之貧

而樂非樂乎貧貧自有其樂也富而好禮非是欲守其富乃自去好禮耳

詩云節言

此節要寫子貢感悟自歎光景非問語切琢是無詔無驕影子磋磨是樂與好禮影子斯字指可也末若之謂引詩之意須放寬說不專在處貧富上

賜也節言

上句許以言詩要得鼓動語氣下句推可與言詩之故始可與者言必如此人方可與言非自今始之說全重知來上往來字宜活看只是子貢觸類旁通意

不患全旨

北辰

艾千子曰北

此章示人爲己之學夫子於患人不知已者下一轉

辰與極星是語患不知人直說向內去兩件辰非星蓋自己見得道理然後能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始方也詩指全經言

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是已言指貧富之道來是未言指淇澳之詩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

講天子稱許之曰吾因貧富而言未若賜即由未若而言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講詩其哉賜之善於言詩哉必如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蓋詩之爲教辭婉而意深賜能觸類引伸旁通無滯殆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賜其自此遠矣

補此與子夏可與言詩雖俱是許之

補之辭然語意不同子夏是因詩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

患是憂慮人該得廣凡君臣朋友皆是不已知是人不知己之善

患不知人也

不知人是

之是非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之善

講夫子示人以爲己之學曰

知人之是非非邪正耳蓋不知人則無以取是而舍非從正而遠邪此則所當深患也

補章內兩知字不同上知字是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字是欲兼知人之善惡

爲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

德是躬行心得之理以德是

譬如北辰

是譬

居其所

是無爲

星共之

之指北辰言眾星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

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

乃天之樞紐知人自己道理不明如何
天動處所謂能知人可見知人正以為
天無星處曰己不然何異方人

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
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
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

辰是也緣人

為政全旨

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凡紀綱法度之施一以其躬行心得之德推之

要認此為極此章言德化之盛欲為政
就傍取一小者知所尚也通重為政句
星謂之極星為政以德德不在政外所
其北辰則非謂科條之設皆以躬行心

同天之治也觀天象輯語云首句只得半截語天下歸意
不可以知德化乎哉至眾星其方足出蓋借喻以全正也

其極星也○得者運之也但以德則人
朱子曰天圓自感化不見有為之迹非

○子曰詩三百是詩經三百
是全詩之數

一言以蔽之一言蔽是一句辭

是斷思無邪思是

而動包乎地全無有為也此句已寓無
外地方而靜為而民歸意下正詳此意
處乎天中故耳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
天之形半覆以德之君為天下之極居
乎地上半繞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
乎地下而左其之譬天下歸之也

無邪是心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
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
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
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

詩三全旨

以學詩之要曰詩之為經自關雎以至殷武蓋有三百篇之多然其中有一言之約
可以盡蓋全經之義者如魯頌駉篇曰思無邪是已蓋凡詩之言善者以為勸惡者

紐不動之處此章夫子以讀詩之要示
則在乎南北人首句是舉詩之全下是
之端焉謂之揭詩之要重思無邪不重

思無邪之一言豈不足以蔽全詩之義哉補三百篇只是一思無邪析言之則一篇
中自有一思無邪一言以

極者猶屋脊一言思字最當玩思既無
之謂極也然邪言行皆無邪矣須要發

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

南極低入地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
三十六度故總使人思無邪或問是作

○子曰道之以政

道是引民為善以去惡政者法制示
民使之為善禁令戒民使不為惡

齊之以刑

齊是一其趨刑是
驅民不得不為善

周圖七十二詩者發於性情之正否朱去惡以濟政
度常隱不見子曰鄭衛諸詩係本人自之不及者民免而無恥免是苟且免罪恥是羞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

北極高出地作夫子存此以示戒安可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講夫子示為治者當審所尚曰政

三十六度故皆謂得性情之正只要讀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講刑德禮皆治道之不可缺者也

周圖七十二詩者思無邪耳道之章旨而本末辨於其間矣誠使人君治民道之以法令之政至有民之不從者又齊之以

度常見不隱為惡之心仍在也是上以法治民民亦以法應之如此道之以德得謂為善去惡以為天下先也齊之以禮

北極之星正此章言治道之淺深欲人指五禮有恥且格恥是恥其不善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

在常見不隱君審所尚也政刑德禮皆文物言有恥且格恥是恥其不善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

七十二度之為治者所不可廢但以政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中常居其所刑不過使民遠罪以德禮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而不動其旁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兩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則經星隨天節雖平列要歸重下節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講若使道民

左旋日月五以政節旨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講者不徒以

緯右轉更迭上二句言人君徒用法以

隱見皆是環為治下言民心畏法以從

繞而歸向之治見政刑獲效之淺免是

者又齊之以中正之禮抑其過引其不

及則民不惟有恥於不善而且格以至於善

矣是上以心感民民亦以心應之如此

此孰淺孰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補政刑非可廢但德禮重耳看末句

相形處自見不可全將政刑貶壞

者主太子其以德節旨

二最明者太上下二句言人君端本之治

乙主帝座其下言民有格心之化見德

三主庶子其禮獲效之深有德禮雖用

四主后其後政刑終是德禮之政刑有

一開得些子恥是德之效格是禮之效

凡所以致知力行者皆於此端其趨而為之汲汲矣

三十而立立是堅守得定

不為事物搖奪

註

古者十五而

入大學心之

志有汲汲於此意學訓大學

乃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

入大學心之

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講夫子自敘其進學以勉人曰理以日進而

無窮功以積勤而有獲吾蓋身歷之而知

其然矣猶憶吾十有五之時而即有志於大學之道

○三十而立立是堅守得定

不為事物搖奪

註

古者十五而

入大學心之

志有汲汲於此意學訓大學

乃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

入大學心之

而不甚明者 禮即在德中不平
主帝都極星 吾十章旨

也○北辰如 此章聖人自述進學之序
輪之轂如磨 以為學者法逐句皆從體

之臍如門之 驗得來中間數而字正夫
樞未嘗不動 子獨覺其進處須知是七

而動於其所 十時之言自志學至耳順
故註云不動 俱要做追述語氣總註不

如人主憂勞 躡等不半塗是鐵板兩柱
無逸裁決萬 吾十節旨

幾而垂裳恭 吾字領起一章志學是徹
己人自不見 始徹終事直須結裹在不

其作為之迹 踰矩上志字最有力
也 三十節旨

志是要求道 猶是兩件立
便脚下已踏著了動搖不
得此即據德地位

四十節旨
立尚著力持守須費權衡

不惑則於道 理脫然有悟
應酬之間迎刃而解何用

守為此誠立 而明通之時
五十節旨

不惑隨事物 上見這道理

行固無積累 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入

有以自立則守之 然向於道而已猶未得乎道也積十五年持守之功至於三十
固而無所事志矣 講則道得諸已而有以自立私意不能搖外物不能亂守之極固

而無所 四十而不惑 是於事物上 講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 然知未至於
用志矣 無一毫疑惑 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講融通而守猶

假於用力又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進於四十則於道 五十而知天命 是知
之所當然者幾微必析毫釐必察知極其明而守更無事矣 理之

源頭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 然猶但知其所當然而
處 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講未能知其所以然又充

積十年至於五十則天命之賦於物而為事物所以然之故者 六十而耳順 是不
皆無不知悟發用之大原會萬殊之一本豈第不惑而已哉 思而

無不通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 講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而至六十
境界 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則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於耳而言

之理即順於心此自知命以來若 七十而從心所欲 是隨心 不踰矩 不踰是不過
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者 所向往 意矩是借言

一定不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
易之理 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志亦由學而至所以勉

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
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

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
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

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
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

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
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

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